

第六章

盜濫採砂石的河川滄桑史

民國八十三、四年間，雲林濁水溪上游中沙大橋橋基裸露的事情讓宋楚瑜來到濁水溪。宋楚瑜在聽完各單位報告後，要求水利局在三個月內提出砂石管理改善計畫。面對河川的滿目瘡痍，宋楚瑜所指示的壓力更形沉重。從宋楚瑜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思考起，水利局決定以「聯合管理計畫」的輔導措施，來替代施行數十年的取締行動。

「月光光、心慌慌、正是下手的好時光！」

濁水溪砂石業者以這幾句話說明了在河川盜濫採砂石的情形。當說者掩不住偷採砂石的強烈刺激感時，台灣河川卻已默默忍受數十年的滄桑，臉上盡是掩不住的風霜。

台灣河床超濫採問題嚴重，已經讓國人覺得是一個無力回天的難題，不但河床嚴重刷深，因

為砂石料源的惡性競爭又讓黑道介入河川戰場。數十年來，台灣的砂石業者在各河川中採砂石，向來只奉行盜採、濫採，不知道有什麼遊戲規則。

在台中烏溪，河床刷深的地方，整台卡車都沒入河床底，從遠處根本看不到車影；在大甲溪，一名業者的許可證獲得地方政府准許再開採的深度是一公尺，但他竟然挖到四、五公尺深。

河床變成大峽谷

更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在高屏溪，河床甚至已經出現一個一個大洞，超深最嚴重的地方竟有十九公尺，還被業者戲稱為「大峽谷」。

屏東砂石公會總幹事吳宏棋則說，砂石業者採砂總是「取近捨遠」，才會造成高屏溪支流荖濃溪超挖最深達十九到廿一、廿二公尺的大峽谷，原因是那裡方便搬運，大家就集中在那裡採。

另外一個盜濫採砂石的地區就集中在大安溪，由於大安溪離台北距離較近，又位於苗栗縣與台中縣交接，北岸是苗栗，南岸是台中，所以業者可以在縣界邊緣遊走，盜濫採而來的砂石，很快就可以送上高速公路到台北，是一個盜得快、運得也快的地方。

大安溪超濫採問題日益嚴重，發現已超深六至八公尺，超挖的深度可讓整台挖土機與卡車都沒入，可見問題之嚴重。

水利局對這些問題已傷透腦筋，雖然說這是地方縣市政府的管理權責，但是砂石不斷被超濫

採已造成橋基嚴重裸露、造成河川堤防基腳被沖毀、更造成河床下降、河川變狀、地下水變地表水、原來的取水口高度都已懸空了。而且，河川成了垃圾與建築廢棄土的傾倒場，因此，在省水利局時代就已多次將此問題反映到行政院去。

又因為砂石亂挖且挖得過深，以致堤防基腳都被沖毀，水利人員只好在堤防上加高，堤防一層層做下去，又花了許多的工程費用。全台灣有很多的堤防都是這樣，堤防從一層樓變成四層樓。

然而，水利局在向行政院報告的方向中，還是朝取締的方向思考，認為只要能執行嚴抓政策以產生嚇阻效力，河床才有回淤的可能。

六個人管八十九家

民國八十三、四年間，雲林濁水溪上游中沙大橋橋基裸露的事情讓宋楚瑜來到濁水溪，省公路局向他報告橋樑受損情形，交通部則報告中沙大橋的情形，當時水利局局長謝瑞麟、水政組課長吳約西也在現場。

宋楚瑜聽完報告後問了幾個問題：「這裡總共有多少砂石廠在開採？」

從濁水溪的二水鐵路橋下游到出海口算起，四十二公里的河段共有八十九家。

宋楚瑜又問：「八十九家你們怎麼管？你們有多少人可以管？」

那時彰化縣政府只有三個人管濁水溪，雲林縣市政府也有三個，加起來是六個，但這六個河川巡防員都是臨時人員，他們的工作是管這八十九家唯利是圖、背後都有黑道介入的砂石業者。

宋楚瑜又問第二個問題：「這四十二公里兩岸堤防的越堤路中，出入路口有幾個？」
有五十一個出入口。

宋楚瑜再問：「那麼這六個人要站在那六個出入口才能管住那些砂石業者？」

因此，宋楚瑜在離開前，要求謝瑞麟在三個月內提出砂石管理的整體改善計畫來，並且不只解決砂石問題，同時也一併解決橋樑問題、垃圾問題等河川管理問題。

早在五、六〇年代，水利局還曾經為濁水溪淤積太厲害而傷透腦筋，很多水工實驗甚至在研究如何束水供砂，並將泥砂輸送到大海，那時正好碰到國家建設大量開展時期，濁水溪砂石因此被大量採取，砂石成了黑金。

當時，在北部河川早已全面禁採後，南部砂石業的盜濫採便關係著北台灣建築業的繁華興盛；只要北部不斷有大型建築展開，濁水溪上盜濫採砂石的情形就更嚴重。

每天晚上，北部地區的卡車載著垃圾到濁水溪來，垃圾正好被倒在砂石業者超濫採砂石而挖空的洞口裏，然後，業者再將這些剛挖起來的砂石放在卡車上，回程時就可載回台北販賣。

那是個暴利，有很多卡車司機工作都不做了，買了卡車就專門做這種生意。

計畫河床高

就水利觀點而言，原本河床就需要疏濬，但超盜採砂石之所以受到各方口誅，最主要是因為這些砂石業者完全違反河川內的遊戲規則，也就是所謂的「計畫河床高」。

「計畫河床高」是一切河川內行為必須嚴格遵守的遊戲規則。如河床內橋樑基礎本身是依據這個高度設計；堤防的基腳也是依據這個高度設計；兩岸的取水口同樣也是依樣來設計，全部的遊戲規則都在「計畫河床高」的這條線上。

但是當砂石業者在利字當頭的情況下破壞這個遊戲規則時，首先河床被挖深，橋基就裸露了；接著堤防基礎懸空，只要洪水一沖堤防就垮了；再接著兩岸的取水口在原來高度也取不到水，必須要用抽水機抽水，最後還看到很多地表水原來都是滲透地底下的地下水，現在都流出來當地表水了。

地下水一旦流失，整個水資源都浪費掉了。而且最糟糕的是，這些業者並不去挖自己申請的地方，反而留著隨時準備檢查或再次申請之用，但是卻把附近的土地全部都挖光了。

業者不挖自己申請的土地而去挖別人的，別人同樣也會來挖你的地盤，於是業者間經常互相打架、吵架，黑道介入案件也因此層出不窮。

抽砂船像吸血鬼

同時，超濫採砂石更因為抽砂船而使得河床刷深得更厲害。在烏溪，原預定可採砂的深度是

河床下一、二公尺，但抽砂船卻在短短時間讓河床刷深五公尺，整個河道砂石全部被挖光，看到的都是坑坑洞洞的水。

在河川內，每一部抽砂船背後代表一個勢力，單單濁水溪內就有五十三部抽砂船。抽砂船像吸血鬼一樣吸著濁水溪青春的血液，因為抽砂船的管線最長可以抽到二公里遠，最深可以抽到地面下約十公尺深，所造成的危害與速度是挖土機的十倍多。

雲林縣政府水利課技士林超指出，依照濁水溪的河寬是可以申請抽砂船的，但政府對於抽砂船的管徑與馬力大小卻從沒有硬性規定，當時也沒有人注意到抽砂船是河川的最大殺手。

吳約西表示，高屏溪的抽砂船甚至已經挖到岩盤都裸露出來了，極為惡劣，而且砂石在大量採取下變得互相競價，大家一直削價，為了求生存，也只好跟進用抽砂船，最低價只有九十元，完全不符成本。

林超說，當時濁水溪的抽砂船有五、六十部，他們曾經多次反映這個問題，但是無人理會。他想，只有讓中沙大橋垮一次，這個問題才會受到重視。後來中沙大橋雖然沒垮，但下陷了一下，等到中沙大橋這個交通經濟命脈動搖時，中央和省都跳起來了。

依據當地業者指出，抽砂船每艘的造價是將近數百萬不等，濁水溪南岸每部約是三百五十馬力，但北岸卻多是六百五十馬力。可以想像的是，當五、六十部抽砂船管子一起運作時，橋墩當然裸露、下陷、甚至斷裂。屏東砂石業者鍾萬福說，抽砂船可抽十公尺深，這還是最保守的紀錄，先不要談公共安全的問題，過去因釣魚、玩水不慎落水致死的個案也無人管，政府也曾經要

求業者立牌警告，但根本無濟於事。

中部抽砂船危害河川最嚴重的地方就在烏溪，然而烏溪的中游段正好是南投、彰化、台中三個縣的交接處，反因此成為三不管地帶，常常因為縣界糾紛執行效果不彰。

而濫採砂石的業者如果彰化抓得緊就逃到南投，南投抓就逃到台中，因此被超挖的地方已形成一個二、三百公尺寬、七、八公尺深的深槽了。

面對河川的滿目瘡痍，宋楚瑜所指示的壓力更形沈重。從宋楚瑜所提出的幾個問題思考起，水利局決定以「砂石採取整體管理改善計畫」（簡稱聯管計畫）的輔導措施，來替代施行數十年的取締行動。

絕不走回頭路

首先，聯管計畫一開始就向行政院提案，在「杜絕河川盜濫採砂石方案」中，明定全省河川禁絕使用抽砂船，要求全省抽砂船全部拖離河川，當時在全省一百廿五部抽砂船中，有一百零八部被迫離開，其他的則是廢棄或是現場拆掉、或賣掉。

而為了抽砂船的事，水利局人員在省議會被辱罵，預算被擱置，不知承受了多少壓力。

但是，水利局承受著再大的壓力也不再走回頭路，其中嚴格取締抽砂船更展示了水利局堅定的決心。終於，在河床內橫行多年的抽砂船就真的被趕離台灣的河川了，然而砂石業的整頓工作

才正開始。

對水利處人員而言，過去總是忙著做工程，認為河川管理是縣政府的事，也沒有站在很好的立場去督導。事實上砂石開採最早的正是在高屏溪，高屏溪砂石很多，洪水一來就溢過堤防，當時政府認為採砂是一種疏濬的工作，就要他們儘量去採。業者心想有那麼多砂石讓我挖，就可佔地為王，在河川中有勢力的人就開始大吃小、慢慢坐大。

在高屏溪開放採砂三十年過後，砂石因為惡性競爭變得薄利，主流已於八十六年三月一日禁採，原本高屏溪沿岸一開始只有七、八家業者，從八十二年起就暴漲到八十八家。

鍾萬福說，過去採砂一立方米的使用費是一塊五，後來漲到四塊五、十五元、與現在的廿元。四塊五的價錢維持最久，有十年左右，更早以前還曾經是完全免費，有時交一萬元使用費就可以維持一年。

水利處第七河川局工務課課長張良平也指出，過去採砂是三不管地帶，警察也懶得管，政府也不想管，業者當然可以亂挖。

而且業者濫採的設備都很好，過去曾經抓到採砂者有二個無線電，一個無線電是鎖定地方警察局的頻道，一個頻道自己用。另外還有一個大哥大，五百公尺遠怪手就跑掉了。

從他們的車上還查到屏東水利課河川駐警的車牌號碼、里港偵防車的車牌號碼。

張良平還說到，有一次晚上十一點時，業者在盜採時被發現就把無線電丟到水裡，也趕快把砂石料倒到水裡，這樣盜採就沒有證據了。他們還規劃了好幾條逃生路線，到最後只抓到一個

人，任何一條羊腸小道都有兄弟放哨，很難抓到。有時被他們跑走時，怪手還是溫的，後來業者就開始採用跟監策略。

聯管計畫利益共享

林超說，說起來砂石業者大家都是賊，只是「大賊」與「小賊」的差別而已。砂石業者申請採區，常是先佔地，每個人都有依法向政府提出申請，講起來都是合法業者，但所做的都是非法動作，如果政府去取締那一家，每一家都會互相掩護。

由於河川砂石超濫採問題已非一日之寒，「聯管計畫」目前已在全省各主要河川實施，希望能為已是滄桑面目的台灣河川恢復青春的面貌。而在各大河川中，更以濁水溪為第一個示範河段，並且將河床採石區依照橋樑分為四個區段。

從二水鐵路橋到中沙大橋是第四區段、中沙大橋到西螺大橋為第三區段、西螺大橋到自強大橋是第二區段、自強大橋到出海口則是第一區段。接著水利局人員與業者頻頻開會，充分讓業者了解河床超深的嚴重性，如果不與政府配合只有禁採一途，但若與政府配合可享有一次申請三年開採的權利。

但因為砂石業者家數過多，業者經常為了看地盤相互打架，政府也沒有那麼多人力管，於是水利局便要求每一個區段的業者整合為一家聯合管理公司，政府只接受一家申請，不管背後的股

東是誰。

這樣一來八十九家砂石業者不必家家都投資砂石廠、或是都買挖土機、卡車、都設碎石洗選廠，以減少盲目的投資，並且利益共享，不再惡性競爭。

負責這項計畫的吳約西說，政府用這種方法迫使業者就範，逼到最後砂石業者中過去有的是拿槍打架的、一輩子不可能坐下來握手言和的人，甚至於說彼此要合成一家是：「打死都不可能的事」的，都在逼不得已的情況下，眼看別人的聯合公司一家家成立，而政府也真的給予三年的開採權，只好坐下來談了。

接下來的就是宋楚瑜提到出入口太多的問題；根據聯管計畫，在每一區段的出入口中，聯管公司僅留下自己所需的出入口，其他不要的一律封掉，封到只能讓農民、或是腳踏車、摩托車出入的寬度。

而且，在出入口均設管制站，凡是非該區段砂石廠業者的車輛一律禁止進入，所有的卡車、挖土機都製作很大的標幟貼在玻璃上，任何管理人員都可以很清楚地辨識是不是這家廠商的車子。如此不但可防盜採，就連過去經常來倒垃圾的車輛從此再也不能進到河川內來，如果制止不了就請警方協助。

吳約西指出，在整個聯管計畫中，政府與警方是擺在第二線的，聯管公司必須要負起河川的一切管理工作，只要橋樑與橋樑間有垃圾就要負責清除，河床被濫採也要設法恢復原狀，工作時間嚴格限制為早上八點到晚上六點，否則政府立刻撤銷採石許可。

水利單位從民國八十一年起就開始向行政院反映不能再採河砂；台灣有十四條河川，從八十六年六月一日起全面禁採；從八十六年十月起，已經不再接受一般個案的申請土石採取案了。

而其他河川在濁水溪計畫初見成果後，現在聯管計畫已推廣到高屏溪，接著還要把這個計畫推展到濁水溪上游的南投縣境內。另外，大安溪、大甲溪的計畫也都核定了，現在全省都是照這個計畫在推動。

形象好利潤高

部分業者談到聯管工作，也是砂石業者的雲林縣議員林錫華指出，在政府整體疏濬計畫尚未開始前，濁水溪業者都是晚上到河裡偷挖，白天無人作業，大家利用晚上挖時，會派人「照水」，也就是把風的意思。

如有警察來就用無線電大叫「收兵」，晚上作業當然是就近方便最重要，根本不會管河床深淺，只要拿得到的部分就全部拿走。

而在實施聯管計畫後，林超說，當時雲林檢察官到河段內看採砂石的情形，砂石業者照挖他的，檢查官看他的。但過去業者只要在河床內看到不熟悉的人，都是先跑再說。有一回林超抓到怪手問他：「你幹嘛跑？」他回答：「老闆說只要有人來就趕快跑。」

業者林錫華說，溪底的腹地很廣，只有內行人才能找到他們，業者在政府政策較鬆時，夜裡

就到水中偷挖，若抓得緊就找人把風。但現在不必了，他們在政府規劃的範圍下去做是正正當當，也可在光天化日下做。

彰化砂石業者李日栓說，過去他們的工作正是：「月光光、心慌慌、正是下手的好時光。」但現在工作沒有這些刺激性了。沒有參加聯管的砂石業者都笑他們是呆子，落入一個與政府配合的形象，但現在他們的家庭生活正常，雖然利潤提高，但因成本高，利潤其實並沒有提高。

水利處負責此一業務的吳約西，當著許多業者面前表示，他有把握現在利潤已經比以前高了，業者也期待當西部所有河川步驟一致後，可以有一樣的成本結構。然而業者與政府合作有許多好處，政府讓他們自己管理，採砂石的權限一次就給了三年，不像過去他們每年要申請一次，期限到了許可執照還未下來就非法採石。

現在砂石業者都有了工作尊嚴，有二年保證與比較好的工作形象，利潤也比以前高一些。

李日栓還補充，像砲區過去都沒有開放，業者就用「幹」的，現在合法了，大家就光明正大的去拿。過去在同一時間內，雲林地檢署曾經關過五、六個砂石老闆，現在不可能再發生這些事了。但業者最期待的是別的河川也能儘早實施聯管制度，如此砂石價格可以再提高。

業者林錫華另外還提到，過去公平交易委員會一直認為他們有聯合壟斷行為，但他們只是聯合開發，價格是照市場規則訂定，他們並沒有干預，但卻被聯想成聯合壟斷。

而這個問題之所以產生，是因為砂石使用者有人反映，砂石價格提高所致。但現在政府提高使用費，從十四元提高到三十元，過去先交五萬元後，濫採都不必交使用費，他們把這些反映到

成本上，就被說成是聯合壟斷了。事實上，水利單位在實施聯管計畫、管制河砂量後，砂石建材價格曾經立刻上揚，還被中央視為社會亂源，民意代表也不斷施壓。但水利處認為，如果繼續無限制的供應砂石，那麼將來橋垮了、堤防垮了、淹水了，付出的社會成本可能更大，所以水利處一直很堅持。

中沙大橋回淤了

目前濁水溪開始燃起復育的希望。在中沙大橋下，橋墩是一項明顯的指標。從八十四年起，中沙大橋便出現橋墩裸露的嚴重問題，那時裸露的高度是五到八公尺。

而公路單位在看到橋墩裸露後，使用蛇籠把它包起來，但這種工法卻忽略了橋樑跨距原是四十五公尺，本身就已不夠寬，通水斷面不夠，橋墩裸露後又用蛇籠包起來，通水斷面更小，而水流特性正是通水斷面愈小水流便更快，刷深力量就愈強，因此對橋墩裸露問題的改善並無助益。

後來水利單位針對這些問題提出了一個措施，一個是建議做固床工，以控制河床的床面高度，讓泥砂在這裡淤積，穩定河床。其次是貫徹聯管計畫，在靠近橋樑的地方絕不開放採石，這樣雙管齊下，現在已經看到實效了。

河川砂石遭到盜濫採後，由於河床內的泥砂太少，河床向下刷深的情形極為嚴重。水利處人

員都會在河床下游做一些固床工，讓上、中游來的泥沙淤積下來，經過計算把固床工固定在某個高度後，兩岸的橋樑與構造物也是以此為標準，過低的話會產生公共安全危險，過高也會壅高水位威脅安全。

現在濁水溪，可以看到很大的水域，像是一個天然水庫般，隨時有地表水可以補助地下水。固床工除了可增加對地下水的補助功能外，水利單位更希望橋樑單位也能了解到，如果不能讓河床回淤，將無助於橋墩的保護，因此在這幾年間也開始要求交通單位應重視固床工作，如此一來，上游來多餘的泥沙會被水帶走，泥沙不夠要往下刷深時因有固床，水流沖不下去。

過去的固床工大多是做在中、上游的淺堰攔砂壩，以協助集水區的治理，但在這幾年因河床變化已造成很多公共工程的危害，再加上要涵蓄地下水源的因素，已成為一個很好的治理策略。

在八十七年二、三月初，中沙大橋橋墩裸露最深的地方不到二公尺，證實這裡已經開始回淤了。

此外，由於濁水溪、烏溪、大甲溪、大安溪是供給北部砂石最主要來源的幾條主要河川，在濁水溪採取聯管計畫後，對於後二者也產生很大的壓力。

盜採層出不窮

水利處第三河川局局長許哲彥指出，烏溪等河川都已經超抽，由於已超過計畫深度不能再讓

業者去挖，以致烏溪橋以下的河段能採的量已不多，現在河段中還有二十幾家業者，他們的生存受到威脅，相對也使得聯管計畫發生困難。

但是水利單位還是不能同意砂石超抽，否則超抽後若發生鹽化問題，海水入侵，使農田鹽化，要種植農作都很困難了。

新竹縣則從八十二年起，就陸續停止受理申請採取砂石，原來受理的在期滿後也未核准，苗栗縣也是一樣。現在新竹與苗栗都已經禁採，但是全面禁採後還是有盜採的情形發生。

第二河川局局長蔡義發指出，新竹頭前溪禁採也有很長一段時間了，但還是有很多砂石堆在那裡，很多人經過那裡時都很納悶，縣政府的人說那是陸上砂石，但是據他了解，過去縣市首長受到的地方壓力很大，就指示水利課通容，站在水利課的立場會認為已經不能再採了。

但是首長常會在一大堆壓力下說：「明明還有一大堆在那裡，為什麼不能採？」弄得水利課人員只好聽首長的。現在改為省管河川後，水利處會不會也遭遇到同樣的壓力？但至少應比縣市首長來得較小。

第二河川局工務課課長杜義雄也提到，雖然已經禁採，但是河床內的私有地還在那裡，所以每一個堤防都有越堤路可以進去，盜採的人就是利用夜間走越堤路進去盜採。所以目前唯有將河道內的私有地全部徵收，將越堤路縮減到最小程度，或許就可以斷絕這些問題。

杜義雄表示，目前水利單位最希望在低水治理後，能把越堤路縮減到最低程度，使得人可以進去，但是車輛就不可以進去，盜採問題就可以防止。

農地採砂有暴利

在聯管計畫未實施前，河床上除了砂石濫採外，河川更成了垃圾與廢棄土傾倒的場所。砂石業者在濫採挖了大洞後，就到北部去運廢棄土來填，還可以賺第二次錢。另外，很多垃圾沒地方倒就倒到河川內，河川鄰近鄉鎮就把垃圾倒到河川去，縣市政府沒辦法管，鄉鎮公所也不管，因為連鄉鎮公所也把垃圾倒到河川內了。

前幾年中壢垃圾大戰時，在濁水溪就發現很多中壢的垃圾，現在沒有人倒了。但現在聯管計畫實施後，垃圾倒到那裡去了呢？

「已經倒到田裡去了。」水利處無奈地指出，現在農民已經沒有人種田了，一公頃農田讓人挖砂石，挖十公尺可得一千萬，但若用來種田一年大約只能賺十五萬元而已。而且挖完田裡的砂石再把垃圾與廢棄土倒在裡面，第二年以後還可以從事農作，何樂而不為？

這樣的謀利行為業者與農民雙方一拍即合，政府根本無法可管，現在價格那麼高，砂一立方公尺要五百元，石頭要四百多元，一公頃挖十公尺才付一千萬，砂石業者賺翻了，農民也賺翻了，政府單位只能乾瞪眼。

高雄縣長余政憲指出，現在砂石業者都是改用農地採砂，情形非常嚴重。農地都是先向銀行借錢，然後地被用去挖砂，砂石挖完後原地又可倒垃圾，若銀行有意要購買土地就再賣給他。在中間過程中已經賺了好幾手，是一項暴利，但目前政府沒有法令可以取締。

余政憲說，他們向上反映問題到現在也沒有人處理，地方政府只能罰款三十萬，但他們的利潤在一億以上。上無政策，地方政府取締又有什麼用？甚至取締完他又挖了，因為暴利嘛！不但高雄如此，屏東縣的採砂業也是跑到農地去了。

河砂總有枯竭時

而在聯管計畫之後，河床雖然保護得較好，但因為對河川砂石需求量過大，其實仍有超挖的現象。這幾年水利處雖然同意河川砂石的開採量一直是控制在四千萬方的範圍內，但依據水泥的消耗量、瀝青用量來推斷，真正被取走的河川砂石則在八千萬到一億噸。

換言之，目前全台灣一年需要的砂石量約是一億到八千萬立方公尺，其中有百分之九十八是來自河川。和其他國家相較，美國河川砂石只佔所有砂石量的百分之十，日本則只佔百分之四。

由此可知，台灣已是過份偏高，不能不解決了。只要河川砂石為台灣最主要的建材來源的情況不改變，河川砂石總有枯竭的一天。

因為這樣，過去省水利局時代便不斷向行政院反映，行政院已確定未來十年，要把河川砂石降低為三成，並且要求礦務單位開始研擬陸上砂石、農地砂石、海域砂石的開採，全方位推廣各種砂石的供應，以減輕對河川砂石的依賴。

現在水利處一再呼籲，砂石建材不能再完全依賴河川，以砂石量最豐富的濁水溪來說，現在

濁水溪一年採石二千萬噸，可採量不過十餘年的時間而已，必須趕快採取陸上砂石的開採計畫，並保護河川砂石。

雲林縣水利課技士林超說，站在第一線的心情來說，本來他個人對聯管計畫並不那麼看好，成功率可能不高，因為在上面的政府不要以為頒一個法令砂石業者就一定會遵守，這樣是不夠的，承辦人員一定要到地方上來了解所發生的問題。濁水溪成功的案例，可以說明政府不是不能做，而是有沒有決心。

林超說，這一切砂石管理制度的求變，都是因為宋楚瑜引爆才發生，只是宋楚瑜並不知道。